

中  
西  
紀  
事

中西紀事卷二十三

江上寒宴

管蠡一得

道光二十九年

壬寅撫議定後。海口撤防。烟土弛禁。外洋之寄居甯波上海者。覬覦內地。浸浸乎操入室之戈。番人憂之。撰爲私議六事。上之陸制軍。建瀛時。淮南奏請改票。姚寶甫觀督總其事。謂鹽茶增稅。將來可次第舉行。以資軍實。不意遂爲後日抽釐濫觴也。海運自粵匪入江。運道梗阻。始試行之。而戰艦水師之屬。與其借資于外洋。不如講求于內地。爰將前議。附入中西紀事之末。而件之如左。

申明烟禁

烟土之來。自外洋流毒內地。如瘡疽之潰注。溫疫之傳染。治之稍緩。則其害不可思議。故林制使赴粵查辦。以爲法必先杜其源。而後及其流。躉船之來。烟之源也。內地吸販。烟之流也。然所謂杜其源者。亦當先疏其壅闕。刷其淤澱。驟而塞之。則必有決隄壞坊之患。故先後緩急之序。不可不審也。予以爲法。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之法。必詳于治內而畧于攘外。行軍之道亦然。今以禁烟之時。事言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武備廢弛。而尤莫甚于水師武備之廢弛。今十七省之大。惟閩粵二省有習火攻水戰之技者。

而皆在鄉勇。不在水師。汰水師之虛冗老弱。以補鄉勇。則月餉之入。不足以贍其身家。卽強之入伍。亦仍循水師之故智而已。未必能視死如歸。不撓不挫也。聚鄉勇之械鬥。亡命以爲水師。則必思以結其心。威以懾其志。訓練之以使之就我紀律。範我馳驅。節制之以使之不擾地方。不害良善。而此中之情形曲折。非一兩日所能計議。非一兩月所能團練。不備。豫于數年之前。一旦禁烟令下。遽取其虜船而燒毀之。迫邊衅旣開。而中國有坐以待斃之官兵。無咄嗟可辦之水勇。此外禁之宜緩者一也。水師非但不可用而已。凡外洋烟土之入口者。必先給巡船水師土規。而

後聽其私售。故水師生計。得自月餉者十之一。得自土規者十之九。迨吏覺其奸。則查船之門丁胥吏。皆得而分潤之。官覺其奸。則查稅之幕友官親。皆得而分潤之。此數十年之積弊。非一日所能剔。以數十年不能剔之弊。而欲行一日必行之法。其能操券以俟乎。必使水師皆爲我用。不爲夷用。則養兵籌餉。不得不增。船炮用財。不得不泰。此外禁之宜緩者二也。烟之私售。必與洋商爲表裏。而洋商各貨之增抽。積年之逋欠。皆藉鴉片以上下其手。故夷人兵船到中國。率以討烟價索商欠爲名。其積恨已非一日。今欲與之申明烟禁。而積蠹不除。養癰不治。專責外洋。不應。

以烟土入口。何以平其心而懾其氣。此外禁之宜緩者三也。禁烟之令既頒。各省查辦吸烟販烟之犯。纍纍案積。无慮數萬。起而推其究竟。貴者以勢怙。富者以賂免。若其著名之窑口。則地方官之門印胥吏。無非其深根蟠結之黨羽。州縣所緝捕。不過取游手之市井。流落之優倡。藉以避處分記大功而已。是令不行于內。而亟亟于攘外。豈能令出必行。操制勝之全算。此外禁之宜緩者四也。然則必備此四者而後申明烟禁。則非數年不可。數年之後。流毒注天下矣。是非內禁不可取。而譬之烟之誘人。猶嫖賭也。今使主人居城市中。車馬之往來。商賈之輻湊。有博廠焉。有

一  
二  
三  
妓院焉。主人之子弟狎而與之游。若不先嚴禁其子弟而  
亟亟于攻窩賭逐流娼。將不勝其獄訟爭鬥之繁。豈非無  
病而自灸乎。又取而辟之烟之求售。猶貨物也。今使挾綺  
羅以干田舍之村庄。操酒肉以啗深山之廟宇。是何異示  
璞于周人而求馬于唐肆。必無所得而歸矣。故中土無可  
售之路。則寶山有空手之回。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一也。  
烟土既行。貪餌者嗜其味。慕羶者利其財。嗜其味者害及  
于身。利其財者禍貽于國。洋商包庇以爲內援。窰口把持  
以爲外應。此爲漏卮之源。故欲塞其源。必始于內地。而其  
法必先行于洋商。當少翁赴粵查辦時。只須查明在粵之

奸商與躉船窰口相勾結者。照吸販新例。梟數商之首。懸之國門。卽夷人皆股栗抱頭而遠竄矣。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二也。關吏水師。無非漢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後已。聞虎門失守時。水勇奉提督令開炮。無不裸以沙土。卒至于敗。而當攻城事急。王廉訪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爲內應而開門迎賊者。若使當日查辦之時。擇其尤者而盡法懲之。足以斷敵人之右臂。而先奪其心。明之朱統決通倭者九十餘人。倭寇聞風而遁。具有成效。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三也。新例旣頒。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官幕則吸者加等。軍民則販者立決。如是則誰



敢蹈必然之死。而僥幸于一試哉。日本安南。皆因鴉片而絕西洋之通市。其國中有吸食者。事覺縛而懸之高竿上。以飛砲擊而死。蓋法令既嚴。則弊端自戢。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四也。夫外禁之急。既已失之于前。內禁雖緩。猶可挽之于後。當粵東議撫。外洋悉出具永不售賣烟土甘結。是內禁之未弛可知。乃自白門定約。諸大吏有喙三尺。竟置此欵于不議。則是既弛其禁。復免其征。自此偷漏公行。于

國課無絲豪之增。而民生受無量之害。不識後此之當事。何以處之。據澳門月報言。粵中燒烟之時。該國人亦自知

非正經貿易。中國若以此與國主講論。定肯停止。卽印度  
栽種波畢之事。亦可改種別物。以求利益。又有人言情願  
禁止鴉片一物。另開南邊一港可乎。我恐未能能行等語。  
是則當日查辦之時。若先行文該國主。令將躉船烟土撤  
回。未必肯遵。惟有暫事羈留。聲明義律違抗之由。請其國  
主另簡公使領事人等。來粵商辦。一面示以裁減陋規。更  
定貿易條款。抑或酌開閩浙二港之一。以利通商。似此制  
撫兼施。則烟土未必不可禁。邊禍未必不可弭。然制使斷  
然不爲者。蓋慮其有礙

國體。而詎料異日之舉。每況而愈下哉。

防禦內河

自古言南人利舟楫。而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不特操江之防廢弛已久。卽閩粵水師。亦有名無實也。東南之患。日甚一日。非講求水師。不足以禦外洋。而船與炮二者。又外洋之長技。加以來往洋面。熟于風信。察于潮汐之衰旺。誠所謂操舟若神。善游而忘水者矣。中國水師。與之爭鋒海上。卽使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無從把握。亦望洋而嘆耳。然則欲以禦夷。將何道之從。曰漢晁錯有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必出于萬全。則避其所長而攻其所短。大洋之外。猶平原也。今與寇戰于平

原必引而致之。陜隘之地。兵法所謂避之于易。邀之于阨者。是也。夷之爭利。必于內河。然其道里之遠近。山川之紆曲。弗悉也。沙礁之有無。淤墊之深淺。未知也。當其豕突而來。本欲以致人之計。邀我于海上。以逞其長。斯時我第嚴其在內之防。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雖深入不足懼。何況其未敢輕試耶。故禦夷者。善戰不如善堵。堵則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貴少而不貴多。炮務近而不務遠。如是則其器易精。其行易速。其伺敵之進退也。專攻其首尾。出于其所不及防。然後引之于淺水。邀之于半渡。彼夷船無論大小。向之乘風破浪。翔翔于巨浸中者。一旦

局促旁皇。前則有鳥起之驚。而後則有狼顧之慮。此殆如東海之鼈。入井坎中。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能無一戰而蹶耶。今專修內河之戰船。宜多取其式之小者。而每十號統以一中艘。每數十號統以一大艘。分布于港汊間。軍火器械。一一安排。戒勿輕動。彼夷舟欲入口門。必先載其杉板小船。探水而進。我預于口門內。排列椿筏。又擇淤淺之區。囊沙填石。壅其上游。探水者度不可行。必將設法疏起。然後港汊間之船。鼓棹疾趨。炮彈齊發。沈之燒之。皆易事矣。昔吳人于江積要害之處。橫以鐵鎖。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王濬一舉而破之。論者謂其以人

力設險。不能以人力守之。卒至于敗。今內河防禦之船。不

過木石。寇之破也。易于椎鑠。而以人力守之。則雖一芥未

易移矣。王廉訪言。夷兵入省河。見我所載石沈船之處。曰。無一兵一將。是以放心起進。此不守之明證也。曰

然則其舍舟而登岸奈何。曰。此自有陸軍任之。于水師無

涉也。寇之將至。必先下一令曰。夷船在口門外。我水師聞

炮聲遠震。毋得離船一步。違者以軍法從事。又下一令曰。

當夷船未進。號旗未舉。水師毋得輕進一步。違者以軍法

從事。故陸軍之勝負。水師弗聞。若賊兵登岸得勝。必將挾

舟以爲後繼之師。我水師能以靜制動。可以轉危爲安。易

敗爲勝。安可自棄其所守。越畔相從。一旦相率而潰。不亦

人船兩失耶。兵法曰：令不進而進，雖勝必殺，不可不知也。明太祖在鄱湖，以小船破陳友諒之大船，此其往事而

國初平臺灣，靖海侯施琅請以戰艦三百，配水師二萬，自出澎湖，計每舟不過六七十人，而以五艘破其一艘，賊船雖大，環而攻之，面面受敵，無能爲也。李忠毅公平艇匪，亦止造大船三十號，名曰靈船，而足領兵船數百，其又大者不過將領之坐船而已。此皆出海追賊，不全在內河防禦者。然則內河之船，誠無取其高大也。安南之軋船梭船，每船配水兵不過二三十人，自稱製造之費不過四百金。近年

有購買外洋船炮之議，原奏具見二十一卷中。據勝德亦稱大船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炮。

其費不過數十萬云云是中外價值大畧相同每船數百金其大率也其屢破英夷皆誘入

內河而創之此守內河之成效也明屠仲律奏防倭之法曰守平陽港拒黃花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甯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而考其殿最此防守內河之地利也明史謂倭人長于陸戰劉玉坡十可慮奏中夸張英夷之陸戰更善于水戰始無論其耳食之言之未可信而夷人航海遠來水手舵工輔重器械其于船也猶民人之有家室軍行之有營壘盜賊之有窩窟爲其貨財贓物之所歸宿且營兵出隊尙須留其二三成以



守老營。何況外洋之船。固其身家性命之所寄。即使舍舟登岸。而以彼則攻。以我則守。攻者既不能得其十之五之勢。則守者固自有餘。何況我軍水陸之防。交相牽綴。故夷船不得入口。卽其登岸之兵。得城郭而踞之。亦無能爲。兵法曰。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舍軍而爭利。則輜重捐。今夷船未得泊所。而亟亟于爭利。此歷將之道也。吾未見其陸戰之足以操盛算也。是故以水師禦水師。以我水師之所長。攻其水師之所短。此爲事半功倍。議卑而易行者。此十七年前之論。自長江開商外洋。無論大小船隻。深人內地山川道里險要形勢。靡不周知。無論中國戰船。未能制勝。卽使購買外洋船。炮亦豈能過之。故洋艘之入長江。爲通商之一大變局。

閩粵戰艦

閩粵二省。水勇夙稱東南第一。然易募者兵。難得者船。今粵東水師。船隻不過巡緝郵遞之需。匪但不能爭鋒海上。卽在口門內外。遇走私之快蟹扒龍。亦遠避不敢盤詰。以彼有備而我無備也。欲募水勇。先治戰船。然船之難有二。製造不能如式。則演駕難期得力。一也。製造如式。演駕得力。而有用之時。有不用之時。當其成而初用。足以收其效。及夷船去而烽燧息。真之海口。風日燥烈。潮汐衝盪。一旦有事用之。如琴瑟之張而不彈。其弦索安得不朽。刀劍之藏而不用。其芒刃安得不鈍。李忠毅公謂海賊無兩載不

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爲虛器。風蓬爛則寸步難行。彼用之尙且如是。何況不用邪。卽以目前言。英人就撫之後。亦曾奏請以捐輸之餘。作爲船炮經費。而官吏侵漁工匠草率偷減。不及十年。皆爲竹頭木屑。數十萬之款。遂付東流。故此二者不可不預籌也。恭讀

成。廟前諭靖逆將軍。言安南戰船。旣據該將軍查訪形式。俟抵粵卽趕緊仿造。如該省業已製造。卽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等因。查嘉慶間艇匪之亂。實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招聚沿海亡命。資以兵船爲患于閩浙間。藉收其利。奉天朝詰責。適舊阮復國受封。檢送艇盜。而其餘孽遂爲蔡

牽所併。李忠毅提督閩中。慨然以平賊自任。卒殞其身後。爲忠毅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所滅。而其餘黨之在粵者。相國百齡勦撫兼施。遂奏盪平。是則安南之船。閩粵人皆能仿造。卽招募安南人爲之。彼與英夷世仇。亦肯効力。故道光二十一年。有安南商人自稱彼國善造船炮。請中國行文該國主。必肯効順。此見于奏案者。又上溯

國初平鄭氏。亦曾借助于荷蘭之夾板船。是則外邦輪誠願効指臂。此固數百年之利。何惜此數千里招募之勞。數十萬製造之費哉。夫攻其所短。必先師其所長。今議堵禦內河。則宜多仿其軋船梭船。爲形式之較小者。而每十號

統以一中艘。每二十五號統以一大艘。此爲中率。小者價值以每艘五百金爲率。中艘倍之。大艘爲將領之坐船。應十倍中艘。今以戰船百艘計之。小者價計五萬金。中艘統以十之一。價倍小艘。則一萬金。大艘價十倍中艘。統以二十五之一。則四萬金。是費十萬而一百十四號之戰艦成矣。又以水勇計之。小艘六十人。中艘百人。大艘一百六十人。加以舵工水手吹鑼襍作。及隨船小修之工匠。並字識醫生之等。約戰船百號。足配水師一萬。今粵中水師額五萬。閩中額四萬。則以人數計之。粵可得戰艦五百號。閩可得戰艦四百號。是閩粵相連之地。各海口有戰船幾及一

干豈不足以橫行于內洋。而禦外來之奸暴乎。夫有水師而無戰艦。是猶有農夫而無田器。有織婦而無機具也。農夫無田器。竭其操作之力。不過肩摩車擊而已。其于耕芸則荒矣。織婦無機具。殫其晝夜之勤。不過中饋井臼而已。其于紡績則荒矣。今閩粵有水師而不修戰具。與無船同。有水師而不習水戰。卽予以外洋之兵船。而不克善其用。亦與不用同。故旣治戰艦。卽須練水師。今閩粵之水師。汰其虛冗老弱。何止一半。而其中精壯嫻習技藝者。亦非額餉所能贍其身家。計惟有汰兵不汰餉。而以其所汰。益其所擇。俾精壯嫻習技藝者。可得雙餉。其有謀勇兼全者。仍

優給之。如是則以水師九萬之額餉養其三四萬。然後配以戰艦。而隨時訓練之。其所汰之兵。則招募閩粵兩省之水勇。以補其額。使其與在官之水師互相角較。優其或倍。或三之餉。而配以戰艦。則在官之水師必耻居其右。而爭獻其長。悉爲勁旅矣。且水師能贍其身家。不至貪土規之利。水勇悉收爲我用。足以消內地之奸。是一舉而兩得也。惟招募水勇之資。必須額外另籌。而當沿海無事之時。散其水勇。必至并船而棄之。若卽以此充所汰水師之缺額。豈不又歲增數百萬之餉。經費浩繁。其何以堪。議以此等客勇戰艦。有事備官調遣。給月餉如水師之數。無事許其

作爲商船。攬載貨物。而仿司馬之法。每戰船按五號立一伍長。二十五號立一兩長。百號立一卒長。船自官給。不需貲本。令其寫立承管字據。而伍兩卒長等。皆選殷實之柁工充之。外洋司柁者稱船長。夷語謂之甲必丹。仍每月給以水師之優餉。而

兩長倍之。卒長又倍之。如此則四五百號之戰艦。歲增額餉。不過水師之百餘名。而船有典守之責矣。小修自認。大修報官。驗明估給價值。其船上之員。既載貨物。不須多名。聽其裁汰。一經調遣。亦責成招募。以符原額。是此輩殷實之柁工。不需製船。又得官餉。焉有不踴躍樂從者。抑亦古者寓兵于農之遺意歟。蓋出洋之船。必預防盜賊。故軍械



炮位全備。與兵船無甚區別。李忠毅平艇匪。凡官運鹽船及商船。皆配兵巡護。是戰船攬載貨物。稍稍更張。便可作商船用也。夫沿海無事之秋。粵有水師二萬。閩有水師一萬。豈不足以備巡緝資哨探。若擇而用之。卽汰舊額三分之二。未爲不可。兵無選鋒曰北。未聞其以衆勝也。訓練士卒少則愈精。綜核名實。約而可守。二十一年之役。粵中調客兵萬有七千。不及本省額兵四分之一。然則粵中水陸之兵七萬。雖多亦奚以爲哉。

### 江淞衛兵

請言江浙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魏之人荆州也。吳張昭以爲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古人之謀國憂深而慮遠。今英夷由浙入江。長驅于江甯京口間。異日爭之共之。其可不備不虞乎。津東者畿輔之拱衛。合八旂蒙古及西北之勁旅。足以夷關折符而絕之。若閩粵則人民勁悍。水勇精強。集其鄉民之團練。亦足以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惟夷人北侵。不利南伐。無功。則將擇其可欺者而欺之。東南民風素弱。民氣易浮。一旦豕突而來。倉卒不及備。可若何。然則何以備之。曰。昔之衛所以設兵也。今之衛所以運糧也。其千總守備等官。皆隸于漕運總督下領運而已。與營弁之干守。各同而實異者也。今江蘇之蘇

松常鎮太倉淮揚等衛。浙江之杭嘉及甯紹溫台等衛。此皆有沿海濱海之州縣者。議每衛造戰船五十號。其距海逼近之松江太倉嘉興甯波等衛倍之。如此可得戰艦千號。而轄之以守備千總等官。其守備千總由提督挑選素習水師之武弁。咨送督撫漕督以充衛職。每年冬漕起運。分其半領運赴津。而留其半以防海口。更番遞代。皆資幫費以爲辦公之需。是此等水師武弁之經費無假外籌矣。然後徐議水師計戰船千號。應配水師十萬。而議閩粵戰船。當沿海無事之日。以一半作爲商船者。施之于江浙腹內之地。則出洋路遠。徵調爲難。且江浙商船。憚于出洋。擅

載未便。今議募水師五萬以爲各衛之額兵。而以一艦所配之水師作爲兩艦。更番之操演。無事之日。船有專司。兵無虛糜。及其有事。轉相召募。刻期可待。況各衛之兵。可分可合。徵調之多寡。視其時事之緩急。一方告警。羽檄飛馳。遠者不踰千里。近則數百里。百十里不等。不及二旬。千艘雲集。豈不足操勝算哉。然則此水師五萬之額餉。從何而出。曰。定制江蘇綠營兵五萬有奇。浙近四萬。若汰其虛冗老弱。則江蘇之督撫提鎮河漕六標。有二萬人足矣。督標四千。提鎮標各五千。撫河漕三標各二千。浙之撫標四千。提鎮標各六千。則一萬六千人足矣。蓋江浙沿海。增設衛

兵足。專有事之調遣。議裁汰練營兵五萬餘。而以各衛水師補其缺額。則其得力。何止四萬五萬之倍數哉。江浙綠營。非閩粵水師之比。不需增餉。惟各衛添設之水師。須募客勇。浙則資之于閩。江則資之于閩浙連界及甯波溫台等處。如此非雙餉不足以贖其身家。而柁工隊長人等。皆須增益。計各衛水師額兵五萬。卽需舊額十萬之餉。如是則歲增額餉近二百萬。查南漕幫費共計五百餘萬。若清其旂丁武弁之乾沒者。則樽節一成。便可得五十餘萬。三成上下。卽衛兵之餉可集也。

國家經費有常。出入相權。損益相劑。然後便宜之舉可行。

何況兵食大計。尤當雜于利害而籌之。固未可因仍苟且。以貽異日之患也。

### 海運利漕

改江浙沿海之衛所。增兵造船。以防外寇。此目前內地最急之務。至于籌款一事。不但幫費可裁汰也。卽漕運亦可變通。今東南漕弊。莫甚于江浙。然實自衛所啟之。旂丁空運。預索幫款。官未開倉。先籌墊款。胥儉因緣。串單抵押。賣絲糶穀。剗肉補創。一也。本爲重賦之邦。益以苛政之猛。浮加勒折。民不堪命。有田賤賣。無產謀生。二也。蠹紳包攬。希冀分肥。控官控吏。鬧堂鬧倉。巨室犯科。大獄斯起。三也。身

隸衛籍卽係旂丁。告軍安板。修船勒派。富民重足。殷戶寒心。四也。然則裁衛所正以肅漕政。而旂丁強取。官吏橫征。無不以幫費藉口。則非變通漕運不可也。江浙等省之漕。莫便于海運。元之一代行之。明始開會通河。其後河道屢決。漕運艱阻。崇禎間。沈廷揚在太學。上書力言海運可復。因召見言。元代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穀。除所損失費用。尙省于內運等語。因上海運書五卷。帝令試行之。詔漕撫付米二萬石。廷揚遂統運由淮河出口。計七晝夜抵天津。帝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

徐人龍計度。先是甯遠軍餉。由登州運至天津。由天津運至甯遠。咸以爲常。延揚以爲日久費增。不如從登州泛洋。直赴甯遠。詔從其議。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爲漕撫。朱大典所阻。不果行。未幾甲申之難作。此明一代之主海運者。試行有成效也。

國朝道光初年。高堰決口。漕運阻滯。時相國英和在戶部議行海運。廷臣以爲不便。而相國方枘政。有門下時任戶部主事某者。力爭海運議是。廷臣嘿然。然皆徂于舊章。實無定見也。踰年相國以

萬年吉地事獲罪論遣。而海運方試行一年。當事者悉聽



任領運官草率歲事。經費不減。其議遂罷。涇縣包世臣時  
在京都。亦願持海運之議。其言崇明沙船。自上海赴關東  
皆空載去。及自關東運貨回南方爲正載。議以蘇松太倉  
一帶之漕。分配崇明沙船。運至天津交卸。語頗詳核。此議  
行之係咸豐三年以後事然予以爲此亦試行之策。非久遠之策也。久  
遠之策。必須製造海船。明沈五梅侍郎方奏行海運。時戶  
臣以另造船隻。召募水手。未易猝辦。莫敢有任之者。莊烈  
詔公自行辦理。咄嗟而成。雖二萬之米。爲數不多。而成效  
可睹。後增至二十萬石。督運七年。畧无損失。是則聚訟盈  
廷。謀同築室。沈幾運算。功在反掌。碌碌者流。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明矣。今欲改東南之漕運。悉爲海運。先就江浙沿海之區。便宜試行。如其功倍費少。具有成效。再議推廣。自壬寅撫局既定。五口通商。航海數萬里。不特外洋驗風識水。視爲萬全。卽內地商人。亦如駕輕車而就熟路。其有牟利而趨浙東者。皆自上海搭載海船。由定海洋面駛入甯波。可以省盤壩之煩。避大關之稅。是以目前而論。製造運船。召募水手。較之沈侍郎當日創行。尤有把握。而一二迂儒文吏。以爲不測之淵者。是坐井而觀天。入坎而語海也。今江浙兩省之漕。議歸海運。則宜于上海甯波二處。分造運船。畫錢唐江爲界。江以西之杭嘉湖等府。與江蘇之蘇

松太倉等府州。竝在上海配運。由吳淞口放洋。江以東之甯紹溫台處等府。竝在甯波配運。由鎮海放洋。如此則浙東之漕。自可征收本色。而運船在甯波上兌。則各州縣之解送。亦便如此。則兩省之漕。但申報起運日期。載明漕斛石數。雇用內河船隻。派員協同丁役。送至海口交兌。而一切旂丁衛船。皆可置之不議。卽幫費亦無可藉口矣。更就東南六省之漕統計之。查沈侍郎之督運也。實由廣灣出口。其地在海州之下游。運船自淮入河。自河入海。須由廣灣出口。與東省膠州之北岸相對。若欲盡復東南之海運。則湖廣江西安徽及江蘇之江甯鎮江揚州。皆運至淮上。

交餉卽于通州海州一帶分造海船以備配運如此則東  
南六省之漕皆可由海道暢行較之內運事捷而費輕且  
一舉而漕弊絕丁蠹除官累疏然後裁減幫費酌留數成  
以爲衛所增兵造船之用則州縣之浮收勒折者無可藉  
口而民困亦可少蘇抑亦國計民生之先務也惟旂丁累  
世之利一朝而失之能無缺望故欲停內運必先變通衛  
制使失業之旂丁其精壯驍健者皆可以備衛兵之招募  
給之優餉訓練歸伍又藉以資海口之押送是又衛兵海  
運相爲表裏者矣按此議在內運未停之前而是時豐工  
決口已有改行海運之議其後粵匪入  
江運道梗塞南糧改折易銀解部行之已十餘年中閩采  
米運津大半由上海籌辦試行海運或增崇明沙船或招

海商販運于是十年換約之後遂有俄人請令味國商人與中國粵商領價采辦當奉 廷寄江蘇撫臣論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毋須與該夷預行照會等因具詳二十卷中是中國試行海運至今尚未造船此後粵賊既平南糧征收本色應否循照內運舊章中外諸臣尙無定議而海運造船一節似亦有備無患之一端也

鹽茶裕課

國家財賦之入自地丁外則鹽課其最也。然五百七十餘萬之歲額其漏卮爲不少矣。而漏卮之由則起于區官私嚴畛域。商人運鹽有官費。有岸費。有改柙之費。有批驗之費。則嗟價不得不增。而軍民利于食賤。梟販巧于乘瑕。于是有竈私有船私。有本商夾帶之私。有鄰近灌注之私。私鹽日充。則官課日絀。淮浙官鹽課居直省之半。而淮私多

灌于北。浙私多灌于南。犬牙相錯之區。譏之非易。而當日分疆畫界。亦未能熟悉情形。卽江西一省論之。饒郡七屬地連鄱湖。爲長江入口之處。定制與省城竝食淮鹽。而樂平浮梁等縣。實接壤于專食浙鹽之安徽所轄祁門婺源等處。以視長江上游。遠隔一千數百里之淮鹽。官私之價高下懸殊。至于廣信一府。定制專食浙鹽。而饒之安仁與信之貴溪連界。淮浙兩分。官私莫別。僅于安仁城外十里之石港。設卡以譏淮浙之出入。而私鹽之灌入于江界者。竝闔鹽亦自此偷漏矣。闔鹽由撫建灌入安仁之鄧家埠浙私既灌于淮。聞私又灌于淮浙之間。而自省以南粵私又灌之。是治絲

而勞之也。道光年間。戶臣有竈煎竈賣民運民銷之議。其後陶文毅總督兩江。奏行票鹽于淮北。民多便之。予以爲鹽之便民。與米穀布帛等。若使不分官私。不限畛域。設立關卡。毋復拘以定額。則其課必有數倍于前者。裕國便民。無踰于此。更有進者。鹽茶竝設。擬舉前代。具有成法。足以相輔而行。今

國家歲徵茶課七萬三千兩有奇。財賦之入。此爲最輕。自海禁大開。茶葉之出口。歲益加增。戶臣關督習焉不察。據外洋月報。道光十三四年間。花旗會銷過茶葉一千八百餘萬棒。以每棒十二兩計之。則十四五萬石之數。此五港

未開以前。粵東一口之銷數。亦僅花旗一國之銷數也。又月報言。近年中國出口之茶。多至七千餘萬棒。則五十餘萬石。然亦非其旺盛時。蓋皆在壬寅以前也。徽商歲至粵東。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開。則六縣之民。無不家家蓄艾。戶戶當墟。贏者既操三倍之賈。細者亦集衆腋之裘。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查英夷稅餉。自鴉片外。卽莫重于茶葉。每棒征三錢七分五厘。計一箱積一百三十四棒。則每石征稅核之成本。蓋倍之矣。然則中國征其十之一。未爲過也。以近年而論。每歲出口之茶。在百萬箱上下。卽可得四千萬之數。茶價低昂牽算約在三四十兩之間。其極貴者以五十兩



爲若歲征其十之一。便與直省關稅一年之額不遠。直省關稅

共五百四十餘萬豈非生財之一策哉。且中國商人得其交易之

質。可以易貨。亦可以易銀。近日外洋烟土專收元寶不誠肯易貨則茶葉正可仿行之誠

使鹽無官私無界限。則茶商之赴滬者。可以轉輸浙運。其

赴閩赴粵者。又可以轉輸閩粵之滬。江楚之間。不但貿易

流通。抑且磋商價平減。所謂通工易事。懋遷有無者。此也。夫

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者。正在今日。鹽茶互易。誠得

一二能吏。酌定章程。各關分設鹽茶提舉。協同監督。經理

其事。每歲終考其徵收之贏絀。以爲殿最。若使鹽茶二法

相輔而行。則二三千萬之欸。可以操券而俟。又何藉乎勸

捐開例之瑣瑣哉。夫宏羊言利。誠昔人之所鄙。然以今日國庫不充。軍需支絀。因時制宜。亦當取其大者。遠者。籌之。請以此爲謀國者借前箸焉。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上

江上卷之二

海疆殉難記上

是編紀殉難之臣。不論文武。不敘官階。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爲次。其兵勇紳民婦女之死難者。附著于後。仿敘錄之例。兼備紀事之體。俾後之蒐入史志者。得以攷見其本末焉。

定海殉難 道光二十年六月

浙江定海縣知縣姚懷祥。

浙江定海縣典史全福。

大令號履堂。福建侯官縣人。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乙未大挑一等。分發浙江補定海縣。以庚子五月蒞任。踰月而難作。方夷船之游奕于舟山也。初以爲賈舶。不設備。繼見向北行駛之船。大小二十六號。輪烟蔽天。總兵方整兵出洋。突有火輪船二。直抵道頭街。探量水勢。大令偕游擊羅建功登舟詰其來意。言語不通。懷中出漢字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據浙省探報稱文書內統伯麥一係統領陸路兵官布爾利其文內稱啟定海縣主速將所屬海島堡台一切投獻惟候半個時辰即行開炮轟擊等語大令不答。退謀于鎮將。請卽于道頭街扼要爲守城計。總兵張朝發曰。城非吾責。吾領水師知扼海口。

而已。若縱之登岸。大事去矣。大令乃與少尉謀。令赴村  
澳。招募鄉勇。而身率城守兵登埤。塞四門。以土袋示無  
出意。六月初七日。總兵被炮轟擊。受傷落水。弁兵昇之  
登岸。送至鎮海。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亦先後走。大  
令見事急。坐南城上。招鄉民登城守。无應者。少尉所募  
之鄉勇。甫至城。聞變亦潰。是日四更。夷兵梯城而入。大  
令奔赴北門外。普慈寺前。投池中死。少尉執刀守獄門。  
寇至脅之降。不屈。遂遇害。

吳興人有爲大令作傳者。謝貳尹蘭生刊入思忠錄。謝官

于浙庚子辛丑間。隨大營幫辦軍務。多得之日擊者。撰有思忠錄刊行。其畧云。君先世籍

江甯之上元嘗與同僚問蔣侯青骨爲神事。故嘆不已。歷署象山龍游嶧縣。二十年定海安吉二邑缺。君以次當得安吉大府。念定海重地。宜諳練吏以屬。君五月之任。邑有雪交亭。明華亭張太傅殉節所。君至修葺之。詩以志慨。六月初三日。課書院爲臣。不易題。越日。英夷犯定海。君及總兵張朝發。飛請甯波提督乞援兵。不至。總兵中傷回鎮。君度力孤不能守。以印交僕送郡中。及城陷。赴城北同歸域。爲明魯王諸臣叢葬處。下有梵宮池。投池死之。典史全福同殉節。事聞奉

旨。賜卹。舟山及杭城之吳山。皆建祠祀之。

湯世瑄殉難紀事詩序云。全君福字疇五。甘肅吏員。爲人剛直。幹事明決。逆回張格爾謀叛。曾在軍營當差。揚威將軍長相國陝甘制府楊宮保。以軍功咨給六品頂戴。儘先選授定海典史。庚子六月城陷。持刀立獄門。有勸之去者曰。吾職在此。安敢逃。及寇至。大罵不屈。遂被戕。

按烏撫定海失守奏內。稱初八日英夷陷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蓋投水指大令被害指少尉。未分析也。又增片奏稱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一并死節。均屬可嘉。容臣查其家屬下落。另行

照例請卹等因。後吏部議照陣亡例給雲騎尉世職。以次給恩騎尉世職。因替禮部議照六品官例給全葬銀一百兩。致祭銀八兩。入祀本籍府城昭忠祠。据此則亦循例之卹典耳。洋氛三載。擾及四省。遙遙三千餘里。其守土知縣之殉難者。惟大令一人。而不能得從優之卹典。則浙撫之奏報。未能詳核也。

江甯侯文青甫爲予言。其妻姪王某。在定海爲徵比小。席。值是年六月之役。其家人聞變。相聚而哭。不復意其生還也。踰月。王踰險歸。述大令殉難之前二日。集幕中刑錢以下語之曰。守土之義。不可以不死。君等寇至則



去。亟早圖之。乃按諸幕友束脩。一一分致。相與揮淚而別。是日一晝夜間。署中上下星散。某以一小席。隨身一童僕。定海人。先期走避。獨力屏當。天明始出行。七里而炮聲作矣。觀此。知大令非徒惓惓于友誼。亦見其造次顛沛間。從容不苟也。

又按明之同歸城。在補陀茶山上。其下梵宮祠。卽成仁祠故址也。雪交亭者。華亭張太傅肯堂之邸第。太傅守翁洲。築雪交亭于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語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厥後大兵破翁洲。至公邸雪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則公及其四姬。

一子婦一女孫諸僕婦暨參軍事之儀部蘇兆人等大兵驚愕却步嘆息命扃其門時公之故將都督汝應元已披緇爲補陀僧赴帥營請葬得許而倉卒間无所得棺乃火化之藏以三大甕瘞之于補陀之茶山應元築寶俚菴奉公祀終其身一時相繼殉難者則吳稚山尙書鍾巒以下二十餘人更有監國妃嬪及大臣文武眷屬之在城中者又數十人皆葬于山上故名曰同歸城其下爲成仁祠祀殉難諸臣卽大令投水處也大令當城陷出北門過成仁祠曰此昔人殉難之所吾何憾焉遂投普慈寺中死予謂太傅以雪交亭爲止水死志已

決今大令到任卽首葺之。不踰月而難作。則是亭者又大令止水之先識也。海外彈丸之地。曩然爲古戰場。越二百年。洋氛再至。劫運重逢。前有守土之二臣。後有折衝之三帥。舟山片壤。浩氣鍾焉。與弔湘哀郢同千古矣。鎮守定海舟山等處總兵官張朝發。

總兵福建人。据烏撫叅奏內稱。張朝發前据咨稱。該鎮于初七日自卯至午。在船與夷兵互相轟擊。被傷左腿甚重。落水扶板登岸。不得已帶傷入城。而臣等提訊羅建功等。据稱夷船入港以後。會同文武商酌接仗。僉謂逆船恃其炮火。止利于水。不利于陸。擬將水陸各軍一

半撤至離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地方堵住。一半撤至城中防守。衆謀皆同。旋向該鎮剴切稟明。卽該縣姚懷祥及各紳士等。亦皆求請該鎮進城督率保護。乃該鎮傳調防城各營兵弁。在于港面迎擊。致被該逆轟斃官兵無數。迨至該鎮帶傷進城。該游擊等同至城濠。姚懷祥已將四門緊閉。不能懸城而上。該逆徹夜攻城。將東門攻破。紛紛而入。該官兵旣失其所。該游擊等法无所施。遂冒死到鎮等因。臣等查該總兵張朝發當逆船突入定海。羅建功等擬請分兵。或戰或守。衆謀僉同。收合尙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何至猝然城陷。乃該鎮張朝

發復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情罪實屬重大等因。奉旨革職。拏問在案。又七月初七日。奏稱。已革總兵張朝發。經臣等正在飭遵將看守之張朝發等收禁間。卽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該革總兵自被炮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經該縣會同城守都司李宗白。親往查看。該革總兵實係火毒內攻。身死等情。詳報前來。臣等伏查張朝發。雖因傷重殞命。現奉

飭部定罪。其尸棺應仍飭看守。同羈禁之羅建功等。一併恭候。

論旨遵行等因。据此則總兵中創殞命。核以當日受傷落水。搶救回鎮。其非有意脫逃。藉傷諉卸可知也。至謂其復諫撤守。據羅建功等一面之詞。無論陸戰。未必可恃。而總兵所督者水師。防守洋面。正其專責。所謂縱之登岸。則大事去者。固其料敵之明。欲求先發之制。迨接戰不利。則彼強我弱。衆寡懸殊。據奏內收合之兵。不過千餘。豈能敵二十六艘之勅寇哉。以是年廈門之役較之。則當日之誤。誤于浙洋之全無準備。豕突而來。措手莫及。豈總兵一人之罪哉。攷總兵之死。與裕帥之殉。難于鎮海泮池。被人搶救。輿至餘姚而卒。大畧相同。徒以烏

撫叅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故附記于大令殉難之後。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云。

又按是時任甯紹台道桂萼。聞定海失守。勢將內犯。旁皇憂慮。自盡而死。遺書言兵單餉乏。戰守兩難。末云苟有一綫生機。愚不至此。伊相謂其身家念切。蓋謂之也。本管失守。何至畏罪自盡。卽關課短絀。亦可奏請豁免。毋庸以賠墊爲慮。其愚見所及。不過因逆兵內犯。不敢偷生負國。展轉憂疑。遂萌輕生一念。其志未嘗不可哀。而束手无謀。喪胆褫魄。抑亦不學無術者之所爲歟。

粵東沙角殉難 二十年十二月

三江副將陳連升同子舉鵬。

千總張清鶴。

據海國圖志言沙角大角之戰。陳連升以地雷扛炮擊斃夷兵三四百人。又言陳連升父子以兵六百當夷衆數千。殲其兵數百。以無援救而敗。又粵東探報言。陳副將父子殺賊最多。既敗。賊奪其尸而鬻割之。据此則琦相當日不撤防兵。而有副戎父子禦之于口外。關提軍祥總戎堵之于口內。英人豈得肆其狡逞耶。扛礮得力。勝于飛礮。以其靈動而轉運易也。靖逆將軍來粵。途次接奉。



廷寄言陳連升父子業已加等賜卹。惟將弁傷亡甚多。恐該兵丁陣亡尙不止此數。著該將軍等查明瑞善所奏。有无隱飾等情。然則沙角之役。遺漏之兵丁固多。卽將弁亦尙不止此數也。

虎門殉難

二十一年二月

提督廣東全省水師駐劄虎門關天培。

虎門水師游擊秦廷章。

軍門號滋圃。江蘇淮安人。據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或云家書。或云寄友人。其事在沙角既破之後。虎門未失之先。制使知軍門有素見。相國不肯增兵。料其必死。

信內言大角沙角兩口。被夷人占踞。造屋山上。若小船  
闖進三門。則鎮口唾手可得。關提李鎮。雖在靖遠威遠  
等處。而兵單難以扼守。衆文武僉欲大添兵力。而靜老  
到此田地。尙恐因增兵而阻和議。懇求再四。乃准暗添  
二百名。乘夜偷渡。官民均極憤憤。又言十二月十五打  
仗之後。義律却用文書照會提督。并寄靜老信。限三日  
內回覆。否則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  
而逆夷聲稱。要事事全依。方能歇手。關李專弁請兵。僅  
許密添二百名。其差官來轅哭訴。据云提鎮兩位。在炮  
臺相向而泣。既无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予謂提鎮能

以死報

國是其分所宜然。但何不將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後或有伸冤之日。未知關滋國能見及此否。又據裕帥咨會蘇撫文內言。英夷日縱日驕。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許密遣二百名。乘夜偷渡。致有大角沙角之事。其時若即添派重兵。多募水勇。與省城文武協力防勦。事勢尙不至十分掣肘。乃視同僚于膜外。事逆夷如頑父。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重要之虎門。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泣。安得不復失事云云。兩制使所言耳。聞目擊。異地同符。嗚呼。蹇叔哭師。伯仁由我。軍門之死。

夫豈戰之罪哉。

按粵東撫議定後奉

旨查關天培陣亡時。消遠炮臺官兵。究係何人首先潰散。飭奕山查明具奏。隨據水師提督吳建勳咨稱。據水師右營提標之把總何居桐查明。首先潰散之兵丁郭標。歐振彪等。詳請解省審辦。後據兵丁郭標等。供稱關提督陣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經放炮擊中夷船。蒙提督各賞給洋銀四員。交把總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炮臺。伊等親見何居桐被夷人捉掣下船。次日放回。伊等曾向何居桐索討賞銀。並未分給。曾經口角。適奉查辦。遂挾

嫌具稟等語。隨提訊何居桐。供稱賞銀遺失。自認挾嫌。實不能指出首先潰散之人等語。因發交南海縣看管。何居桐畏罪自縊身死。靖逆遂以何居桐已死。該兵丁屢訊不承。此外又无確證。勢不能將當日防兵。概行提訊。徒滋紛擾。應卽擬結等因。入奏奉

硃批不實不盡之至。事已如此。卽使先逃之兵丁。僥幸苟免。豈有概行誅戮之理。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居心也。欽此。按海國圖志。謂英夷在粵。募漢奸三千人。每人給安家銀三十員。每月工食銀十員。而

我守虎門兵。月餉不及三兩。提督關天培憫兵之窮苦。自捐賞卹。每兵銀二員。而議者猶劾以水師挾制提督要賞。尙望其出死力乎。予又聞粵東人言。關提軍善識炮性。凡高下遠近。發皆洞中。因虎門之役。水師貪受土規。火藥皆襍以沙土。軍門後發之炮。試輒不中。方知受給。憤激自刎。是則以軍門之善恤將士。而不能得其死力。且反爲夷用。粵省之官兵。大概可知。且何居桐畏罪自盡。則當夷人捉拏下船。保無漏洩軍情之語。恐被兵丁指出。爲罪更大。是以情急自盡也。王廉訪所謂惟恐逆夷不勝。則鴉片不行者。正此輩矣。

烏洞殉難 同上

湖南鎮守總兵祥福。

巖山游擊沈占鰲。

守備洪連科。

按烏洞離省六十里。原奏所謂楚南官兵失利者。卽此軍也。總戎帶鎮守兵六百守之不勝。遂與其麾下二將死焉。

福建廈門殉難 二十一年七月

金門鎮總兵江繼芸。

護延平副將凌志。

署淮口都司王世俊。

水師把總紀國慶。

水師把總楊肇基。

水師把總李啟明。

據邸報總兵以救護炮臺被夷船轟擊落水死。副將以下皆力戰死。均得

旨賜卹在案。

定海二次殉難 二十一年八月

鎮守定海總兵官葛雲飛。

鎮守浙江金衢嚴等處總兵官鄭國鴻。



鎮守江南江北壽春等處總兵官王錫朋。

署定海參將張玉衡。

處州副將託安泰。

定海之再陷也。三鎮轉戰七晝夜。同時殉難。是年七月。裕帥督師于鎮海。檄三鎮以主客五千兵防守定海洋面。葛鎮駐師于半塘。鄭鎮分守竹山門。王鎮分守曉峯嶺。當英人攻定海。先駕舟駛進竹山門。官兵轟擊斷其頭船之大桅。旋即竄去。三鎮自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以扛炮扛銃。殲夷兵千餘。並擒其二帥。斬之。軍前士氣益厲。會天雨日轉戰泥淖中。方擬堅壁以休士卒。而夷

兵忽舍舟登岸。分三路進攻。士卒皆殊死戰。殺傷相當。未幾曉峯嶺竹山門同時潰。鄭王二鎮皆中炮死。葛鎮勢益孤。援兵不至。夷兵乘勝進攻半塘之土城。潰。葛鎮身中四十餘創。旋裹旋戰。植立于厓石間而斃。義勇徐保奪其尸回。則王鎮已投身首于賊矣。葛鎮之死也。麾下張參將從焉。鄭鎮之死也。麾下託副將從焉。其餘武弁死者三十餘人。據浙人所記則鄭典之遺漏者多矣。三鎮之軍自潰散外。其同時戰沒者蓋亦不少矣。

葛總戎號凌臺。浙江山陰人。中道光癸未武進士。發浙江試用。積功升至總兵官。十九年補定海鎮。旋以丁外

艱歸。二十年六月定海之變。大府稔總戎在浙久。熟悉海上形勢。奏請奪情起復。一面檄之至鎮海。總戎工部。畧善文詞。上書言定海扼要在道頭街之左右兩山。因陳十二策。遂以是年秋再補定海鎮。值天津議撫伊相。頓兵在鎮。總戎到任。設計擒英夷之僞軍師某。請乘機收復定海。伊相不欲行。踰年粵東咨會至。言義律已繳還定海。伊相乃檄乍浦同知舒恭受。前赴定海。會同總戎帶兵收復。於釋夷俘晏士打喇打厘等。即總戎上年所擒獲者也。總戎既至鎮。舒亦以同知署定海事。方欲沿山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之市埠。工未起而廈門之警。

報至。乃築土城環之。賊至土城陷。總戎手刃數十人。賊少却。復追之。被一酋以長刃削去半面。遂被戕。事聞

飭部從優議卹。加提督銜。

賜謚壯節。浙之人傳其居官死事之本末。有撰爲壯節年

譜者。予見之。乃知其爲投壺雅歌之儒將也。其收復定

海。寄其妹聲書云。逆夷一案。未發之先。

總戎十九年之任。卽爲大府言

夷患當預防之。文武大吏。漠不關心。失事之後。倉皇无措。遷延

日久。羣議蜂起。或矜意氣。或圖便私。既无切中窾要之

論。亦无公忠體國之心。時事至此。可爲長嘆。予受事後。

屢言犬羊之性。非大加懲創。無以善後。於將勦堵機宜。

分晰條陳。而當事者咸以爲難。自後局勢屢更。忽勦忽撫。迄无定見。現雖收復。而善後事宜。更无把握。予一武人。仰荷。

聖明起用。惟不避艱危。務盡我心而已。又前署瑞安副將。書楹聯于二堂云。持躬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幾惟勇。筆意遒勁。任定海時。藏寶刀二。一曰成忠。一曰昭勇。是則文山之取義成仁。銘諸衣帶也。所著有製械要言四卷。裏藥要言二卷。水師緝捕管見十六卷。全浙險要圖說八卷。詩詞若干卷。以上皆見于年誥者。可以想見其胸中之蘊蓄。所學之湛深矣。

按三鎮用兵。皆在定城之東南西南兩路。蓋扼其衝要也。城之東南半里曰觀山。宋時建道隆觀于此。今名東山。上有東嶽宮。二十一年葛鎮建振威城。北開向日門。南對港爲五奎山。卽今之烏龜巖。夷兵自南來。遶西而東。此爲逼近城郭之地。最敗在後。而竹山門爲西路之衝。去道頭街五里。三鎮始議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于城內。因師期已迫。權建土城。設久安長治二門。當夷兵初至。欲由竹山門進。被炮擊去。卽回踞五奎山。復被官兵毀其帳房。遂由陸路登岸。攻曉峯嶺。登山入陷之。三鎮陣亾。同在一日。此定海用兵之大畧。据朱司馬緒曾所

記采入思忠錄者。附識于此。至擒斬夷帥二人。傳者以爲濮鼎查安突德也。攷二十年義律分路赴天津。未嘗至定海。其定海統兵之將。則伯麥也。此次統兵之將爲濮鼎查。次年白門議和。實始終之。劉中丞謂濮鼎查死于浙。不應更有其人。或英人諱言其敗。仍奉其僞號。如張曲端幟之故事。未可知也。近日粵匪如蕭朝貴韋正皆子襲父名。卽襲該夷之事。安突德者。卽上年餘姚所獲。送至甯波。伊相訊釋之。是時尙在浙也。然則是役也。英固蹶一上將一貴人矣。定海之卒不能守。豈非東南之厄運使然哉。

王總戎直隸人。鄭未詳。張叅將浙江黃巖人。託未詳。

鎮海殉難同上

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

狼山鎮總兵官謝朝恩

鎮海縣丞李向陽

署黃巖中軍守備王萬隆

黃巖把總汪宗賓

解天培

黃巖外委林庚

吳廷江

欽程制使祖洛撰俗節帥殉難紀畧云節帥抵鎮海聞



廈門失守之報。知該逆必將由閩入浙。復行侵犯。乃激厲將士。擇日誓師于

關帝天后之神。大意謂浙江洋面。以鎮海爲要口。定海孤懸海外。並非可守之地。鎮海若有疎虞。必至震驚數省。今與將士約。不敢以退守爲詞。離却鎮海縣城一步。亦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帑。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醴酒。示无他意。祭畢。回營。節帥愀然不樂。曰。外夷船上。戰則張紅旂。和則張白旂。予見提軍所守之招寶山。縣挂白旂。故有誓師之舉。以覘向背。乃提軍于祭告時。稱有腿疾。不能行禮。心懷兩

端已可概見。道經學宮，忽見泮池旁石，鐫有流芳二字。怦怦心動，設有不測，其收我尸于池中可也。自此之後，逆舟連檣而來，四出滋擾。節帥守禦益堅，雖屢接勝仗，而昕夕勞皇，寢食俱廢。八月十七日，定海失守，究其所以，因提標等營官兵未能得力。節帥謂其幕屬曰：今鎮海所可恃者，惟徐州兵一千，續調策應之兵，尙未到來。予曾祖義烈公殉難之期，係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遇此劇寇，恐非佳兆。因將

硃批上諭及奏稿等件，寄回嘉興行館，然將瑣碎家事，无

不一一提及。曰：予無子。其可承祧者。惟胞姪某。一女已嫁。一女尙在襁褓中。一妾尙可守節。須屬其互相維持。同甘共苦。悉聽予妻而稟命焉。至將來喪葬之費。署中廉俸及辦公銀兩。除年來軍營賞卹外。尙有存者。可以剪衍。倘有贏餘。卽交予妻收用。家中房產。僅堪餬口。悉聽予弟執管。每年顧予妻妾女衣食。勿因喪葬不剪。變產辦理。所存奏稿。卽託君等共各相好。代爲刊刻。與前刊勉益齋偶存稿。並交予弟存之祠堂。設奉行查事實。卽可以此二書呈送史館。又有遺書二封。交阮姓簽押。如何云云。未之見也。他日又謂君等書生。有寇至則去。

之義。臨陣時可作速出城探聽消息。勝則代草露布。敗則爲辦後事。茲諭衆家人會于餘姚。勿殞我。我死提台必將借我爲口實。以退逆兵。該逆亦不敢久踞鎮海。再奉

命將前來。安爲辦理。于大局尙屬無妨。節帥蓋欲以身先作則。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二十六日該逆侵犯招寶金鷄二山。節帥上城督戰。而提軍忽來城上謁見。以保全數百萬生靈爲詞。請遣外委陳志剛。前赴夷船上。暫事羈縻。節帥告以此不過苟且旦夕。況有傷

國體。提軍當卽下城。旋又復來。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

但家中妻子兒女三十餘口。實屬可憐。並云伊女卽係今日出閨。節帥云兒女情長。英雄不免。但忠義事大。此志斷不可奪。此在城軍士共聞共見者也。嗣該逆從招寶山之西北後面。攻打官兵。卽時潰散。威遠城失守。金鷄山亦亂。城遂陷。城中火起。難民潰兵。互相擁擠。有提標護印兵丁。揚言提台現无下落。又有一弁。踉蹌奔走。號泣呼曰。制帥已投泮池殉難矣。惟時制府之家人余升陸喜等。遙見節帥于城陷時。望

闕叩頭。投入泮池。當卽喊救。適副將豐伸泰千總馬瑞鵬等尋至。卽令跟隨兵丁將節帥撈起。裝入小轎。搶護出

城至甯波府署。經知府鄧廷彩爲之易換乾衣。卧以被褥。而節帥已不省人事。是時譎言四起。咸稱夷兵將抵郡城。以十萬金購節帥尸。余升等見節帥僅有微息。該逆若來。勢將不測。情甚迫切。迨四更時。城啟。卽率從兵數十人。扛抬節帥出城。覓有小舟。行抵餘姚。幕屬先後集視節帥。心口尙溫。余升在旁急喚。少頃目張。猶能略述提軍上城時情形。移時神色漸變。舟行四五里。而節帥死矣。流離之際。既無棺木。又無資財。只得載尸前進。二十九日傍晚。至蕭山縣之西興壩。適劉中丞遣弁來探。豐伸泰及余升偕同渡江。呈報中丞。得信卽爲購備。

棺衾。九月初一日節帥尸渡江。雖死已五日。而顏色如生。繪畫遺像。猶能彷彿相似。經錢唐縣看視。後至地藏菴。收斂瞬息之間。尸已發變。中丞與將軍都統暨司道府屬縣各官視斂。莫不詫爲神奇。卽日過杭州省城。登舟北行。此節帥鎮海殉難之實在情形也。記曰。裕帥殉節一事。譌言孔多。幾至忠烈之鬼。變爲懦夫之鬼。是非之不明。于天經地義。世道人心。均有關係。查誓師之舉。去年八月山中。卽有傳聞。其非事後編造可知焉。有自誓師而自爽信之理。迨殉節後。初次傳言。卽謂其自投泮池。經人搶救。輿至餘姚而逝。後來忽有生前陣迷。被

百姓沿途指罵。自吞烟壺。並非溺死之謠。不知何地何人所造。輿尸至杭州江頭。始得入斂。衣衾棺木均係劉中丞爲之料理。且與將軍都統方伯府廬州縣等衆目共睹。有中丞奏稿可憑。那有中丞不信其死。開棺看視之事。至兵丁多人。裝至轎中。扛抬出城。則與傳言相符。然所扛者。乃一投水救起不省人事將死未死之元帥。非其自令兵丁架逃也。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深爲痛恨。予自愧無文。不能效韓昌黎爲許遠作傳。猶幸有節帥幕中患難與共之記室。始終目擊其事。詳敘節帥殉難節畧。予爲錄出刊存。並均述數言。以雪忠魂。



之誣而執讒厲之口。道光壬寅正月記。

按裕帥殉難之本末。此所敘述。卽其家人控于都察院張本也。招寶山之威遠城。乃明時總兵盧鏗與副使譚綸所築。以防倭寇者。又俞大猷臨山斬倭寇三百人。追之于笠山港。亦卽其地。此所謂天險也。山之後路。有一石洞。曰小潮音。俗以爲仙人洞者。遙對外洋。近瞻山頂。一徑可通。崎嶇險仄。洞之石壁。刻有平倭第一關五字。乃昔人扼要設防之處。題以示後人者。當上年之設防也。有議于城外鉤金塘。設炮三四門。專防由此洞入。據寶山之一路。浙撫從之。迨伊相遣候補府黃冕率鄉勇。

助守金鷄山。乃謂招寶石洞天險可憑。遂撤鉤金塘炮位。移至金鷄山。不謂寇竟由此路上山矣。裕帥以提督一軍爲勁旅。俾之當關禦敵。而不知其適以開門延敵也。將將之難知人。洵未易矣。裕帥當統兵赴鎮海時。有鄞隴鄉人。于六月間。獲登岸之夷人。嗚嗶地。里是二名。送軍中。制帥令剝皮抽筋。以號于衆。其奏疏有云。活剝其皮。以爲奴才馬韉。生抽其筋。以爲奴才馬韉。是其欲得而甘心者。食肉處皮。實能持不共之仇。與逆夷相終始。又其駐師鎮海時。分遣三鎮帶兵。堵定海洋面。瀕行授以祕緘。令事急時啟之。三鎮唯唯。迨英人攻定海急。

啟緘示諸將弁曰。有臨陣逃避者立斬。軍前士卒皆惕息。自致于死地。故諸軍傷亡者過半。而壽春一營幾殲焉。以上皆浙人所紀。采入思忠錄者。予謂制帥之令。行于三鎮。而不行

于提軍。能斬臨陣脫逃之將弁。而不能討開門揖盜之戎首。殆亦有數存乎其間。論者謂余提當日以宿將擁重兵。故制帥明知其懸挂白旂。隱忍而不敢發。毋亦其將才之短。不能使法先行于豪貴。是則其不瞑目者已。錢唐金大理應麟題定海姚大令手蹟駢句中。有述余提廷讞事云。壬寅之冬。予濫廷尉。時在大理任。正三法司會讞也。天子方責將帥之無功。憫靖節之徒死。法先貴近。逮彼提

轄太湖李丈。疑即侍郎李振祐聿伸宏議。同年祁公。即戶部尚書祁寓藻

亦著讜論。而一時議者。猶欲惜其前功。貸其今責。是直

旌遁逃以紫綬。而斥死士華降。卒以銅符而逐健夫也。

是是非非。等于青蠅。悠悠泛泛。辨于白馬。明明我

后。洋洋聖謨。衮死鉞生。金正矢直。据此則當日余提就逮

盈廷亦多聚訟。而守正不阿者。輒持公論國法以爭之。

則余提之死當矣。大理奏中有藉敵要挾之語。又謂竭

千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一時膾炙人口。

傳入義民公檄者也。

謝總戎江蘇狼山鎮。調防鎮海。分守金鷄山。山與招寶

對岸。夷兵入犯。以一軍直指招寶。一軍直指金鷄。而另  
載舟由狹道入。攻其腹背。時金鷄山前方交戰。突有一  
隊由沙嶼嶺繞出山後。兩路夾攻。又遙見招寶山之威。  
遠城陷。我兵遂潰。總戎方救護炮臺。被夷炮轟擊入海。  
尸身无獲。未邀。

賜卹之典。後總戎之子來尋父尸不得。浙人有見其死者。  
爭歌詠傳其事。與葛鄭王同稱四鎮云。

李貳尹之殉難也。時鎮海文武員弁。逃避一空。貳尹獨  
居署中。自經而死。既行查得實。奉

旨賜卹。鎮人請建祠于招寶山。據浙人崇祀記中。紀其居

官殉難之本末云。公諱向陽。字丹崖。號葵村。雲南趙州人。由附貢生。援例分發浙江。以縣丞試用。踰十年于道。光壬午補授鎮海縣丞。時鎮海大令方濬。南北鄉河道。以屬公董其役。時時下鄉督視。工成。民至今賴之。凡分外事。概不與聞。性尤狷介。不妄取與。歲己丑。聞弟喪。念太夫人春秋高。乞養告歸。有留別詩八首。去之日。士民傾城送之。依依不忍別。有泣下者。歸數年。太夫人棄養。服闋後。于辛丑六月。由滇抵浙。例以原缺坐補。時夷人已踞定海。鎮定接壤。人皆畏不敢前。公獨請赴任。援枹鼓以從。遂奉檄受事。八月二十六日。鎮海失守。居民紛

紛走。公獨傑然坐署中。命猶子以鈐記繳郡。或諷之去。公笑而頷之。有役請公出城。公不應。役遂巡不忍去。公乃令往探夷人情狀。比役返。則公已御朝服。自經于堂矣。邑諸生劉鼎等。醵金殯之。踰月始由內河舁柩赴省。大府以狀聞奉。

言加贈知州銜。賞給雲騎尉世職。嗚呼。公官一丞耳。无尺寸之枋。可以自効。位既卑而責亦輕。顧激于忠義之氣。嶮然不肯免。仰隨波自行其志。從容授命。視死如歸。可不謂難哉。鎮海之候。濤山寶陀寺者。舊有壯烈伯李忠毅公神生。忠毅諱長庚今與署大尹畢君承昭。貳尹丁君昌

穀議于其中。設公粟主。列于忠毅之次。並捐俸以爲春秋祭祀之需。先府君官于浙。與公交四十年。余因得悉公殉難時事。因作記以告後人。鎮海縣典史席世勛記。又思忠錄浙人紀貳尹殉難詩序。言鎮海告警時。上官委貳尹赴曹江公幹。蓋憐其老而遣之也。二尹曰。某欲違難以幸免。何待今日。卒不去。城陷自經。英人破城過其署。見有公服懸于堂上者。嘆曰。此守土忠臣也。率衆軍士羅拜于前。扃其署而去。又記二尹絕命詞二絕句云。有山難撼海難防。匝地奔馳盡犬羊。整肅衣冠頻北拜。與城存一死睢陽。孤城欲守已倉皇。無計留兵祇自



傷此去若能呼帝座。寸心端不聽城亡。此可以知貳尹  
惓惓之忠悃矣。

王守備以下五人。据思忠錄所記。皆與謝鎮同在鎮海  
金鷄山殉難者。均得

旨賜卹在案。五人皆浙江黃巖縣人。

附記

浙江金華協副將重祥。

据金陵朱司馬緒曾撰朱將軍貴神道碑。言二十一年  
八月。夷兵復擾舟山。入蛟門。踞四明郡。金華協副將重  
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旨簡放今職。按蛟門卽指鎮海之役也。蛟門島在鎮海之外洋。爲入鎮之門戶。當日英兵自定海來。大府以此島孤峙海中不可守。乃定計守招寶金鷄二山。副將之何時何地戰死。他无可攷。而四明之殉難者。惟郡城最無色。時甯紹台道鹿澤長從裕帥在鎮海。聞敗。駕小舟退入慈谿。託以受傷投水。被人搶救。遂未回甯。余提自鎮海。逃回郡中。迨寇入郡城。又與甯波府知府邵廷彩鄞縣知縣王鼎勳同犇上虞。于是一郡之文武員弁及提鎮二營潰散一空。八月之晦。夷兵泊郡城靈橋門下。登岸劫掠。城門洞開。直入無人之境。有夷目郭士利者占

居府署。出示安民。時則自郡以東。皆委之于賊。西至慈谿。亦有賊踪。往來偵探。官兵僅畫曹娥江而守。此當日甬東一帶情形也。郡城既未接仗。則副將之死于陣。必非甯波。意仍是從裕帥在鎮海同時殉難者。或當日自定海退回。力戰禦敵而死。但未見開缺原奏。且亦未知得有卹典否。附記于此。以俟他日攷證焉。

又按二十二年慈谿之役。揚威分三路進攻。以一軍指甯波。一軍指鎮海。其時因攻甯波而陣亡者。頗不乏人。見而紀事者。多有誤記年月。闖入于甯波失守中。蓋但知大兵之敗于慈谿。而不知其分路進襲。同時並潰也。

自定海用兵以來其拒敵完城者惟松江尤提督一軍。若其軍士不戰城門不閉敵死亾矢遺鏃之費而取之者則甯波之與上海也。然上海猶有一典史撐拄全城維持正氣而四明宋宋無聞甚至如甯波府者捏爲死而復蘇之穢語。秦中有用蓋湯灌甦之語汙入彊章冀從末滅是則與城亾者城以人存若四明無殉難之人君子謂四明于是乎亾矣。

慈谿大寶山陣亾 二十二年二月

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同子武生昭南

浙江卽用知縣顏履敬

甘肅西甯鎮左營游擊黃泰。

陝西下馬關守備陳芝蘭。

陝西經德營守備徐宦。

守備魏啟明。

千總田錫。

把總邱法德。

盧炳。

顧德。

林懷玉。

外委方鼎憲。

馬龍圖

張化鵬

王保元

陳均

楊福增

佟登鰲

蔣述維

何海

毛玉貴

馬步兵平天福等二百餘人

按壬寅二月之役。揚威將軍奕經統大兵自紹興進發。先據慈谿。分襲甯波鎮海。約以正月晦日同時進勦。時參贊大臣文蔚率大兵駐長谿嶺。令副戎統陝甘兵一千駐慈谿西門外之大寶山。安徽同知張應雲率鄉勇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相爲策應。逮師期漏洩。攻甯鎮之官兵以二十八日先期舉事。同時敗潰。三十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二月初一日奔至慈谿。夷人遂于初四日來攻大寶山。自辰至未。我軍殺斃敵兵甚衆。俄夷人兵船復自丈亭進。由散坂橋登岸夾攻。鄉勇隊伍亂。遂有橫衝直逼暗襲之事。見七卷浙撫奏中忽又

聞長谿嶺大兵燒營而潰。參贊奔回紹城。副戎力戰無援。遂全軍覆焉。海國圖志謂副戎以兵六百當夷衆二千。殲其數百人。以無策應而敗。又言大寶山以扛銃二十。擊死英兵四百人。予按浙人有紀其事者。言大寶山敗後。夷人亦受重創。載其尸累日不盡。痛哭驚悸。相謂曰。自內犯以來。未有受創若此之重者也。今定海之東山。另立一塔。乃慈谿大寶山之戰。爲朱副戎所擊斃者。彼國人自焚其尸。聚骨于其中。然則副戎之戰功。蓋亦卓卓矣。副戎旣殉難。浙人建祠于慈之西門外。曰慈郭。庶浙江學政吳侍郎鍾駿記。趙侍郎光書。又有撰將軍



神道碑。敘其里居官職及殉難之本末頗詳。附錄其大畧于後。

江甯朱緒曾朱將軍神道碑云。將軍名貴。字徽堂。其先世江南上元人。曾祖當。國初順治間流寓甘肅河州隸卒伍。祖仲遷屯循化營。以把總從征金川陣亡。父顯光以騎兵征金川。炮傷折左足而廢。嘗言三世尺籍。一亡一傷。無大功之建。輒拊髀叱咤。一夕夢神人金甲仗錢引赤豹曰。吾渾源山神也。以豹賜爾家。寤而將軍生。及長。軀幹豐偉。面如渥赭。年十七入循化武庠。嘉慶五年川楚賊方熾。調赴蜀營。以獲猾賊趙天隆。經畧額威。

勇侯。

卽額勒登保

賞授六品頂戴補榆林外委時黃連亞賊

冉學勝伏密菁中持矛突出傷將軍劇甚卒奪其矛檢  
之由是勇名冠一軍十年凱旋補定羌營外委以數從  
征至千總道光二年戰雪山得

旨賞藍翎六年平回疆換花翎遂由涼州守備陝石都司  
玉泉甯夏游擊升西安叅將旋署察漢託洛亥副將所  
至多戰功二十一年八月以英夷內犯金華協副將重  
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簡授今職益慷慨自任率三子武生昭南五子共南抵任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奕帥命領陝甘兵攻取鎮海

行至妙聖寺。文參帥聞取甯郡兵失利。檄止勿輕進。令  
謁長谿嶺。授機宜。當是時。全浙楚豫吳蜀各省之兵。合  
之材官。礮張諸軍。以及奇遁。鞞鈐之士。共議進取。于是  
大營駐長谿嶺。餘兵勇。或扼各道。或伏陸路。或屯清道  
觀。或截駱駝橋。連營結隊。星羅棋布。而將軍獨據大寶  
山。仍所部九百人。大寶山在慈郭西門外。一邑之要衝  
也。本城官兵及山後鄉勇。相犄角。二月初四日卯刻。該  
逆數千人。自大西壩蜂涌上岸。將軍親執大旗。麾所部  
迎擊。鎗炮並發。夷兵再却。再進。我軍无不一以當百。自  
辰至申。饑不得食。渴不得飲。誓死格鬥。戰方酣。鄉勇亂

竄衝隊伍。夷兵乘間抄襲。忽山後增新夷數千。駕三火輪船。駛進丈亭江。至太平橋。直逼山下。巨炮火筒射燒營帳。烟焰障天。四路兵勇先奔。長谿嶺。忽自驚潰。腹背受敵。將軍洒血呼天。豎所執大旂于壘。怒馬斫陣。手斬數十級。身中火鎗。馬倒復躍起。奪敵矛左右盪決。最後被火鎗中要害。乃踣。昭南以身障父。格殺數夷。被創无完膚。同時陣亡部下二百五十人皆死焉。黃泰以下時皆敘上時有督糧官卽用知縣顏履敬。字心齋。臬蘭進士。嘗教讀將軍家。意氣相得。糧台去大寶山二里。登高觀賊。良久奮起曰。吾不可不助。易短後衣。持所佩刀奔赴。其僕止。

之不可。乃執挺以從。俄中炮俱死山下。是役也將軍以所部九百人敵夷萬衆。將軍以身殉國。夷亦大創。收其尸。累日不盡。自是亦膽落。戒勿深入。共南受三傷。死而復蘇。脫衣覆父兄尸。浴血而出。奕帥以狀聞。

天子震悼。照總兵例議卹。

賜祭葬銀兩祭文一道。武生昭南亦并加卹。各給予世職。如例。顏履敬及將弁黃泰以下。世職卹賞各如例。馬步兵亦給予賞卹。吁將軍真得死所矣。大寶山常有雲氣鬱勃。隱隱聞鼓角聲。夜見燈火燭天。旌旂來往。夷人往甯郡。輒驚恐。遂巡退去。于是慈邑士民思將軍保完城。

邑威靈顯赫。咸欲出貲建祠。以申報賽。癸卯秋試之士。請于大府許之。適王君有齡來宰是邑。鳩工集費。祠廡乃成。自將軍以下。皆得祀。嗚呼。將軍之師非敗也。勝也。將軍之身非死也。生也。將軍少遇相者。曰虎頭火色骨青。生卽不侯。死必血食。將軍大喜。故臨陣勇敢。屢受重傷。瀕于危。嘗指其創瘢。并所賞花翎。以激衆。至是以忠烈顯論者。謂大寶山之戰。得一將以千人助之。必大捷。然將軍此戰。如巡遠之障江淮。其功詎出戰勝下哉。王君屬予爲記。予見將軍嘗繪一獸人面一足。云出安徽壽光山中。名干歲彪。欲得其油。以燒海焚夷船。山海經南山言

堯光之山有獸焉狀如人名曰狢裏見  
則縣有大繇注亦不言其能燒海也  
其圖猶在而將

軍已成仁矣

此據思忠錄所輯然  
後段又似祠記體也

吳侍郎朱副戎唐碑係駢體文其後段云甬上元戎

謂

鎮吊新髮髮揚州都督

謂裕

殉早銜鬚留臺多烽燧之

虞列堠少藩籬之固公首收潰卒次練鄉屯洪澗千金

甲明越組背嵬一隊勇習韓瓶鐵浮屠林立於重關銅

面具風生于百戰夫以公之奇胔在握披靡无前佐路

伏波而駛駕樓船隨寶車騎而遠臨鞞海仆蜻蛉碑以

直進掃螭螭塞以窮追弱水毛沈舊是磨刀之地廬山

弓挂曾開鳴鏑之場

以上追敘  
甘肅戰功

何難魚罔象殪雄虺刃

刺飛廉。鋌刺猛氏。然而炬燒雉尾。赤舌無靈。浪拔鱷牙。  
黃頭解散。當盾墨磨成之日。是鞞刀誓死之秋。無何大  
帥納李祐之降。信張元之謀。池鷺夜擊。思間道以成功。  
營。鴿朝盤。猝銜枚而輕發。二十二年正月。議收復三城。  
檄公領陝甘兵九百人。攻取鎮海。主客之地形既異。聲  
援之犄角無聞。九節度出師。狐疑莫決。十團營結隊。烏  
合爲多。方其飛火焚旂。壞雲壓壘。猶策單騎而乞賀蘭  
之旅。叩旌門而籌細柳之防。俄焉高重捷之孤軍。勢無  
後繼。种師中之神弩。力盡重圍。鏃中三升。馬經十架。田  
橫烈士。島中皆効死之人。楊業將家。麾下少生還之卒。



以二月初四日辰加于申。公陣亡慈谿西門之外。春秋六十有四次子昭南以身蔽父。冒刃捐軀。卞氏壹盱闔門喋血。葛家瞻尙同日騎箕。嗚呼哀哉。結蒲之肖狀如生。刻木而歸元未得。幼子共南執干衛社。甫及成童。袒背受戈。躬陪行陣。幸免王罷之家。卒求鮑信之尸。歸櫬河州。厝兆新城。事聞。

宸衷軫悼。襚賵優加。少府之儲榮頒于左藏。司勳之載世及于雲仍。

詔加總兵銜。賜卹。賜蔭。

諭詞臣撰文遣祭。昭南有子綱。

命于及歲後帶領引

見棠貽段笏九重。擒張掖之碑。堯守顏書。一制軫平原之裔。公亦可以栖貞八表。瞑目重泉矣。

按副戎大寶山一戰。奕將軍及浙撫原奏。皆不甚詳。然其關係最鉅。雖力竭覆軍。而夷兵自此不敢窺紹城。且不久卽退出甯波。此爲中流之一壺。千金與張許保障。江淮之功爭烈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將軍自慈谿回省。臣詢其致敗之由。及前次攻甯鎮不克情形。据云。伊等自上年抵蘇以後。因堂堂正正之師。恐難取勝。是以委令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等。與地方紳士。用重賞招

撫漢奸向爲該夷所任用者。令其轉邀義勇。分伏城內。候我兵進勦之時。作爲內應。誰料事幾不密。被逆偵知。預作準備。而用爲內應者。不禁反爲賊用。致城池未復。兵勇轉多傷亾等語。是則慈谿城外之役。漢奸鄉勇。一氣聯絡。當其在駱駝橋震驚潰散。必其與甯鎮之逆夷。預有成約。使我軍腹背空虛。然後該逆得以前後夾攻。與招寶金鷄之用兵如出一轍。又恐長谿大營奔赴援應。更遣假扮難民之漢奸。入山牽制。而副戎一軍遂成孤立。此豈戰之罪哉。陝甘奉調之兵二千。副戎所率。不及其半。此言馬步兵死者二百餘人。又据思忠錄所采。

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朱協鎮麾下皆甘肅勁兵。戰最烈死亦最多。後見其部曲設位招魂。死者幾四百人。是副戎以忠義率其鄉人。駢死枕藉而不悔。宜大寶山之英靈久而不滅也。顏大令身任糧石。無守土從軍之責。而以故人之誼。持刀赴難。不負國不負友。抑亦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下

江上蹇蹇

海疆殉難記下

甯鎮陣亡

大金川八角礮世襲一品屯土司阿木穰

瓦土寺守備喀克哩

四川營參將王國英

外委徐宦

此與慈谿縣陣亡姓名同然一係守備一係外委且陣亡之地不同疑別一人

据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阿土司所帥屯兵最勇攻甯波西門時爲頭隊首當夷炮與其部下四卡松等首

人駢死于城內。又據朱將軍神道碑言大金河副將阿木穰瓦土寺守備喀克哩先于攻郡時陣亡。祔祀將軍。庶惟阿土司官職所記互異耳。

王叅將國英者。或稱守備。蓋四川帶兵之將也。據紀事詩序稱其攻甯波西門。被擒不屈死。軍中誤傳其降。後其子尋得其尸。函首而返。又思忠錄言叅將攻城奪東門入。身被重創。猶力戰。馬蹶被擒。不屈罵賊死。與貝青喬所記大同小異。

外委徐官陣亡。亦見紀事詩序。言其攻城奮入紫薇街。血戰死。刃出于背。猶揮刀手刃夷兵數名。

按以上所記卽壬寅正月二十八日攻甯波鎮海之役。所云南北兩軍者也。時楊威將軍駐東關。遣總兵段朝福南指甯波。遊擊劉天保北指鎮海。約以晦日同時進襲。而漢奸有多魚之漏。夷人踞城者皆預爲準備。兩軍見事急。便以二十八日進兵。前隊皆敗。後隊望風而潰。駱駝橋適當甯鎮交界之衝。鄉勇遂散。夷兵反攻。是以有大寶山之敗。惟時兩軍之陣亾者。南路最多。而四川土司一軍。首入郡中。其死事尤爲慘烈。慈谿之役。死傷最多者。除陝甘一營外。則四川兵也。四川之土兵。以大小金川所屯練者爲最強。然皆長于野戰。故攻城輒不

效。乾隆間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出征則糧餉加倍。以五百人食千人之糧。道光中葉。調大小金川屯兵千名。亦援前例。給以倍餉。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每行軍必爭先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則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謹然爭先。此魏源聖武記所紀。四川知府謝興曉征番時所記也。是年陣亡之阿木穰。喀克哩等。皆屯兵頭目。其官職應在都司守備之間。隨官兵而來。浙人言大金河副將蓋書其官銜也。故四川之叅將王國英亦殉焉。浙人所記。互有異同。然土司則其世



職也。其攻甯波當頭隊，乃爭先之故技耳。

附記

是時大兵進攻甯郡。募江上水勇，備火攻船爲聲援。方距城十餘里，火先發，英人驚起，架炮來撲，死者約數十人。揚州捕役楊泳率其弟子數十人，皆應募來營，善拳勇，得少林宗派者，是日攻城，令其先入城中，謀爲內應，迨大兵自外潰，泳勢孤，率其弟子巷戰不勝，死者過半。

前翰林院編修朱楷，伏炮郡城外，將于開仗時，助官兵轟擊。被夷人在城者先覺之，朱得脫，從卒二人皆死焉。

鄉勇頭目謝寶樹，河南人，攻鎮海，招寶山受重創，因負歸。

駱駝橋前營，創裂而死。臨絕，猶以我軍勝敗爲問也。

當官兵進勦時，以鳴鶴場土兵爲嚮導，死者六人。初無知者。後其里人胡我鑒查明，據稟大營，始奏請賜卹如例。

以上皆據貝君青喬所記。蓋是時貝隨程大令鍾英投効大營，其所記皆得之目擊者。而撰思忠錄之謝二尹蘭生，亦委辦軍務，參核得實，故詳記之。

乍浦殉難 二十二年四月

浙江乍浦副都統長喜。

浙江署乍浦同知韋逢甲。

浙江乍浦駐防左營鑲紅旗佐領隆福。

駐防右營鑲藍旗佐領署左營八旗前鋒翼領英登佈。

駐防右營鑲紅旗防禦署左營正黃旗佐領額特赫。

駐防右營鑲白旗防禦貴順。

駐防左營正藍旗驍騎校伊勒哈春。

駐防左營鑲藍旗驍騎校根順。

駐防右營正藍旗驍騎校該杭阿。

陝甘固原城守營千總李廷貴。

涼屬蔡旗堡千總張淮泗。

永昌營把總王榮。

莊浪營把總孫登霄。

甘提前營把總馬芝榮。

涼屬土門堡額外委馬成功。

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

副都統鑲黃旗人。是年四月初九日在葫蘆灣城禦敵。受重傷。入鎮城投水。右營前鋒救出。送至嘉興郡城。越二十日卒。此與定海張總兵之死同例。核之事後身故。則當日投水受傷。非飾詞捏報也。當二十年六月。定海陷後。有夷船一隻在乍浦洋面游奕。副都統督駐防營兵弁佐領等擊退。意即赴天津之船。過乍浦吳淞一帶洋面。陳軍門擊退夷船亦在此時無心戀戰。開炮而逸。其時駐防之

兵有被炮擊斃及受傷者共十餘名。奏報在案。英人之窺伺乍洋萌于此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浙省有兵勇六千餘名。尙不如乍浦之衆。是當日官兵駐防必在六千以外。而卒至于一敗不支。況駐防陣亡者二百六十餘人。加以陝甘調防之兵。陣亡者三百餘人。其非不戰而潰明矣。據邸抄言有漢奸在內接應。內外火箭並發。官兵迷亂。遂至失守。浙人傳其事者。謂是時所募鄉勇有糧船水手青皮黨李姓。率衆數百人。應募給六品頂戴。守乍浦。當夷船在外。先遣人由閩省兵勇交通。入賣烟土。爲李黨所劫。閩勇銜之。四月初十日之役。倒戈相

向者卽閩勇之藉手以報李仇也。乍浦既陷，李黨復赴郡城，與閩勇交關。禾中爲之大擾，合之大寶山一役，其失機債事，皆起于鄉勇。遂使官兵劓殘，民人塗炭哀哉。韋司馬山東人，進士分發浙江，卽用知縣。署乍浦同知時，率義勇沿塘防堵，被夷人炮洞左脇，氣未絕，昇至六度菴中，越日死。其後浙省建祠吳山，祀五忠，皆文臣之殉節者。司馬與焉。

駐防之殉難者，隆福禦賊于天尊廟，火起突圍出，夷衆窮追，佐領掣佩刀奮刺夷兵數名，乃自刎。英登佈駐葫蘆城，力戰被賊以長矛刺死。額特赫、貴順二人設伏于

天尊庸內。夷衆越嶺。二人率所部火器齊發。夷受傷少。却適唐灣山。援賊至。縱火加攻。受創死。伊勒哈春善射。當觀山接仗時。伏林中。以手弩殪夷甚衆。矢盡爲賊所執。被磔死。根順迎戰。觀山灣中炮死。該杭阿守北門。城陷。有勸其去頂帽走者。該曰。可廢職求活耶。卒不去。遂及于難。七人死而駐防全營皆灰燼矣。

陝甘調防之兵。皆列陣于唐灣山北。夷人分兵從龍湫山東僻徑掩至。戰鬥逾時。互有死傷。敵勢少却。旋復益以精悍。并力交攻。我軍火器盡。援兵不繼。力竭同死。武弁七人。皆奏請。

賜卹在案。

乍浦水師之殉難者。惟韓把總一人。把總係本邑人。守觀山牛角尖寨。時夷兵分三路進攻。適當衝要之地。把總被賊斷一指。猶戀戰不少。卒以中鎗子死。

附記

滿洲駐防營兵陣亡興柱壽成等共二百六十七人。在觀山戰沒者五十餘人。餘皆轉戰天尊廟中。或被戕。或中炮死。俱奏請賜卹在案。

陝甘調防戰守之兵勇。共陣亡三百六十七人。皆戰死唐



灣山及檀樹墳清福菴等處俱奏請

賜卹如例。

湖州協標太湖營兵陣亡四人。

嘉興協標乍浦汛兵陣亡三人。

本營水師戰守兵陣亡十三人。又挑補新兵四人以上各營皆得

旨賜卹在案。

以上各營兵勇陣亡

滿洲駐防男婦子女死難者五十六人。或被戕或投水死。皆慘烈奉

旨賜卹在案。其最著者爲果恭人暨其二女云。恭人姓塔  
塔拉氏。甘肅鎮海營游擊岳明之女。乍浦駐防左營佐領  
果仁佈之妻。乍浦陷。恭人懼受辱。有勸之挈女逃避者。恭  
人曰。若遇賊。則求死不得矣。時長女稱姑十一歲。次女榮  
姑八歲。恭人挈至署。後投井死。乍兵旣退。佐領歸得其尸  
于井中。請于後任副都統奏聞奉

旨封節烈恭人。二女皆賜卹。佐領卽其井封土瘞之。而築  
亭覆其上。浙人歌詠爭傳之。

以上駐防殉難

監生曹文昭。城陷被逼自縊死。

生員劉楫松。城陷出走。遇夷兵逼。書偽示不從。遂被戕。  
天尊庵僧達真。與其徒壬林。當夷兵縱火焚庵。僧徒力爭  
不得。遂被支解之。

蔣錫院同弟錫景。業染坊。夷兵突入舖中。欲刃其弟。力護  
之。被火鎗擊死。

陸聖祥。業酒坊。中火鎗死。

胡長春。業柴舖。中火鎗洞腹死。

陸貴。傭工。遇夷兵逼。令抬炮不從。被槍死。

朱冠英。業木行夥。被刃死。

張諒。業木行夥。中槍死。

張坤發業。轎繖舖。中火鎗死。

徐元業。木工。英兵逼令導搜婦女不從。以刃自刺不殊。復投水死。

蔡吉慶。圻工。在葫蘆城。中火鎗死。

張雙喜。圻工。中槍死。

胡世楣。業茶舖。中槍死。

馮松業。布舖。中炮死。

道署內丁張三。中炮死。

以上本鎮士民殉難

庠生劉若金。妻顧氏。夫早卒。無子。繼姪爲嗣。城陷出走。爲

黑夷追迫投于橋下死。

庠生劉東藩女七姑年二十二未嫁。城陷之日賊以白刃脅其父。七姑懼受辱投井死。

劉進女鳳姑年十九依母楊氏紡織。聞城陷出避。爲夷兵所阻。復返賊尾之急。遂痛詈被戕。罵不絕聲而死。

胡贊喜女秀姑年十三。四月初十日夷兵以鎗刃壞其扉而入。闖家奔投後園池中。惟秀姑與堂弟三官同死焉。

杜義茂妹貞姑年十八。四月十一日出避兵。遇賊以威脅之。貞姑懼受辱投北濠河死。

以上本鎮婦女殉難

以上皆据禾中沈筠

字實甫

所撰壬寅乍浦殉難錄謝厚

菴二尹輯其大畧采入思忠錄錄中統計合鎮官弁兵民婦女之殉難者共七百餘人夷兵自入浙以來所過城邑民人皆先期走避惟乍浦濱于大洋出其不意豕突而來罹禍最酷然無一降賊者其見

國家養士之隆食土之報皆知以忠義節烈相激勸可謂難矣乍浦生擒夷人十六名則其臨陣而死者亦必不少該夷內犯數年其受創之最重者沙角一也舟山二也大寶山三也吳淞四也乍浦雖无可攷抑其次焉者矣乃議撫者輒以出師無功藉掩其尋盟重賂之耻不

已偵乎。昔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然則所謂社稷之衛者。亦問其能戰否耳。固不得以成敗論也。

吳淞殉難 二十二年五月

江南松江提督陳化成。

提標中營守備韋印福。

前營千總錢金玉。

把總龔齡垣。

左營外委千總許林。

前營外委千總許攀桂。

額外外委徐大華。

內黃營外委姚雁宇。

軍門殉難之本末。吳人撰有表忠紀實。其所記足以補原奏之闕。蓋牛督掣援而走。故後段多飾詞。其詳已具八卷中。軍門既死。粵人舁其尸殯于嘉定之關帝廟。又繪遺像祀之。毛侍郎式郁視學江蘇。撰有忠愍像贊。忠愍者。軍門之

賜謚也。其畧言軍門起身行伍。當嘉慶間。擬匪蔡謙肆逆。閩洋李忠毅公長庚督師討之。公起家從忠毅擊賊。以勇敢知名。厥後忠毅陣亡。麾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卒。



平之。軍門與焉。以此受知于

屠廬。積功至專鎮。道光二十年自福建廈門提督改調松江蒞任。六月聞舟山之變。卽馳詣寶山。在防三年。卒以盡瘁死。牛督擁兵護逃。衆口交言。一時江浙士民謠曰。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然則一轉移間。足操全勝之算。豈非天哉。軍門號蓮峯。福建同安人。

婁縣楊秉杞。撰有吳淞陣亡六忠事云。韋君印福者。上元人也。豐下痘花著面。嘉慶中匪人方榮升謀不軌。卽

遵教林清李  
文成之黨

旋以捕急遠颺。時君以趨勇好謀。處總督

麾下知名。遂以獲榮升。功授奮武校尉。又以屢獲紅鬃教匪。積功升提標中營守備。陳忠愍公使領銳師防堵夷寇。吳淞之役。忠愍有死志。戰方酣。君顧先沒于炮。時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也。年五十有六。同殉者錢君金玉以下五人。金玉字燮堂。江蘇華亭人。少入行伍。游補外委千總。嘉慶中逆賊林清糾黨擾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前提督烏公敘君防堵徐州。功遷把總。又獲私梟二十餘。私鹽六萬餘觔。擢前營千總。以勤慎歷署巡官。二十二年之役。君爲前衝監炮。而夷匪自船桅上遙施飛礮。或勸君避之。君曰。我年十六。便食國餉。豈敢避害。不

念乘車載危義耶。卒以中炮死。年五十有七。君偉幹巨足。里人稱錢大脚。以對范長頭云。齡垣崇明人。官把總。訪其事蹟不得。二許俱華亭人。林字揚德。少浮沈市井中。其鄰人姜明經國駒偉其狀。資之衣履。投提標下。以獲私梟。授修武校尉。升左營外委千總。忠愍察其忠勇。尤任焉。被劄最酷。年三十有二。攀桂字瀛川。先世多武功。君少投營。身豐而頤。善使槍。以巡海勞敘修武校尉。隨防吳淞三載。與徐君大華共事。不辭勞瘁。君補外委千總。徐補額。外外委。皆没于飛炮。年甫壯。不獲展其長可惜也。大華與二許同里閭。方面白皙。隸提標下。以發

槍迭中。授冠服。又數年。拔補今職。守海塘西炮臺。司大將軍紅彗炮二十有四。及夷船駛進海口。忠愍令君開炮。損其大艦一。火輪船三。斃夷兵甚衆。有頃賊由東炮臺登岸。擁而西。君與許君力戰。手刃十餘人。遂以折足殞于炮臺。年三十有三。事聞得

旨。均賜卹如例。

又據思忠錄言。吳淞陣亡六忠之外。尙壇內黃營外委姚雁宇。應補志之。詩云。當時曾記六君子。事後追識七忠臣。士卒之死八十人。三泖滄瀆無遺民。是從忠愍陣亡者七人。而士卒之死者八十人。亦可補當日奏報之

闕也。

上海殉難同上

江蘇上海縣典史楊慶恩。

按吳淞既陷。上海遷徙一空。自監司以下。皆棄城乘舟遠遁。少尉其碩果也。擢柱一邑之綱常。足與定海全少尉千古矣。予初聞其事。意其途中遇賊。或中炮受傷。或被戕殞命。後見松江人有撰少尉授命記者。乃知其爲矢志殉城。與李二尹之授命于鎮海。孤忠亮節。先後同符。不亦足爲守土生色哉。附錄記文于後。俾異日修史志者。資攷證焉。

婁縣楊秉杞上海典史楊君授命記云陳忠愍公正命之後英吉利入寶山滬城震動而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獨矢志殉城卒死于難君字尊菴浙江山陰縣人由監生入貲補授今職性正直不以卑官自菲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兵犯吳淞江距滬八十里監司縣令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觀督不得見縣令語以大義令曰諾洎吳淞失守監司以下棄城去君頓足長嘆作牘呈上官竟投筆曰吾亦從此逝矣有僕高升者潛從君所之見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囊百錢與舟子僕意君亦隨人作避地計從之俄行至中流君躍身

入水。舟子失色。僕號泣呼曰。此我主上海捕廳也。時已  
未日辰加戌。夷兵方入城。舟子急搖槳遠遁。僕求救不  
得。亦走焉。越五日。夷兵退。僕乃與君家人覓漁舟。泅流  
求之。于周家渡蘆叢。見夷尸十餘。中有漢衣冠一。諦視  
之。則君之衣履鑿鑿。乃斂之。歸其柩于家。事聞。奉  
上諭。楊慶恩捐軀盡節。情殊可憫。著交部議卹。欽此。後得  
旨。賜卹如例。

按部臣之議卹有二等。其守城臨陣而死者。應得從優  
卹典。加銜贈官。卽照加贈例賜卹。故知縣有加至道府  
銜者。縣丞典史有加至知州銜者。若其聞變束手。倉皇

自盡則按其情節與畏罪同。不過照例予卹而已。然亦須核其情實。未可拘泥律文致幽光之湮鬱也。若夫一邑之監司守令相率而逃。如典史者。律以守土。不過司獄之責。科以畏罪。亦僅褫職之條。而能見危授命。臨難不苟。不已加人一等哉。循例賜卹。勸忠之典已薄。則奏報之未詳也。洋氛三載。蔓延四省。文臣之死事者寥寥。江浙之役。兩大令。守土之大令。惟定海一人。顏大令則在糧台者。一同知一貳尹兩少尉。合之裕帥。僅得七人。固不及武臣十之一也。姚全李顏韋五人。浙人請建祠于省城之吳山。蓋文臣之從其類也。楊少尉以官于江蘇。不得與五忠之列。僅



得耐祀陳忠愍公。然如少尉之大節。足以砥柱黃浦中流。予以專祠。亦可以愧當日之逃官。厲千秋之臣節。未爲過也。

增記

據思忠錄記上海有頗健壇者。亦奇士也。其畧言健壇名永剛。上海縣武生。入庠後爲上海營馬兵。當夷兵內犯。生請率鄉勇閉城一戰。不許。寇至。生驅其妻子入池。已亦赴水。鄰人急搶救。妻子得生。而生已絕命矣。事定。邑人請耐祀陳忠愍公祠。然亦未知其得有卹典否。

按夷人自陷寶山上海後。駕三板舟游奕于內地。被沿

江土民之狙殺者不少。故無錫江陰一帶。經團練之鄉。兵驅逐出境。始由福山放洋。闖入大江。壬寅七月。英人以兵船封靖江港。初九日。有夷衆十餘。突入靖江縣城。民呼鬼至。謀而逐之。有童子從城上投磚。適中一白酋。斃之。夷船遂退。離港遠泊。次日。遂謀報復。有三夷船。從對江駛來。靖江人糾衆拒之。夷兵發巨炮轟擊。民隱大堤。以自衛。不傷一人。並于堤下伺間。用臺槍迭擊。凡殺黑鬼十餘。最後乃擊中其火藥艙。夷鬼自燔。落水死者無數。遂遁去。不敢復窺靖江。是時牛督方議撫靖江縣。令報至。責以大膽生事。竟不上聞。然則事急而求諸野。

未嘗不可收同仇敵愾之功。惜頗健壇之謀不能用也。

京口殉難 二十二年六月

鎮守京口副都統海齡全家殉難

按副都統殉難傳聞失實。迨耆相奉

旨查明其事始雪。具見八卷中。蓋當日夷兵攻城。城中僅

駐防一軍。都統閉城登陴而守。民不得出。遂有怨言。予

謂昔人言鑿池築城。與民守之。都統當日雖无効死之

民。而城之必當守。與民之不應出。實分與義之無可辭。

若其登城而呼寇者。有謂都統誤事以致民登城呼寇救命皆亂民也。即

殺呼寇之民。以肅軍律者。亦非殘民以逞也。自常鎮道

周頊見滿城文武。惟副都統一人殉難。懼于重譴。乃託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時又有言都統開城逸去。不知下落者。及奉

旨查辦。乃得其尸及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取據駐防合營切結。奏聞。方知副都統固全家殉難者。京口之民痛恨周頊。誣陷都統。因而株累無辜。遂興大獄。于是編爲不殺此人。民心不服之揭帖。榜之通衢。周以失守。照律遣戍。而清議之誅。嚴于斧鉞矣。是非之公。定于身後。然則都統之死。固足以收拾海疆之殘局。殿諸忠而無愧色者也。

續記咸豐八九十年殉難員弁

大沽殉難

咸豐八年四月

游擊沙春元

署游擊陳毅

候補千總陳榮

經制外委石振岡

護軍校班全布

護軍校增錦

驍騎校蔡昌年

候補千總恩榮

把總李瑩。

正紅旗烏鎗藍翎長富。

烏鎗藍翎廣均。

候補千總劉英魁。

查接仗陣亡各弁。自沙春元以下八人。係六月初一日  
奉

上諭俱著交部從優議卹在案。其李瑩以下四人。係直隸  
總督續行查明。請

旨分別議卹。奉

上諭廣均以上三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其因傷身故之

劉英魁著照陣。例一併賜卹。欽此。按是時任直隸提督張殿先。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奎。及管帶京營炮位副都統富勒登太。管帶馬隊護軍統領珠勒亨。均先後潰逃。而直隸總督譚廷襄。當前隊失利。乘輜向西奔走。亦據僧王查明參奏在案。是當日文武員弁。三品以上無殉難者。此十二人皆以守炮臺力戰而死。西人月報所稱大沽武弁之忠勇。外國人亦心慕之者也。其言炮臺失陷之時。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意指沙陳二游擊也。又言堅守炮臺三次。爲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

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將命生擒之。忽被前隊兵丁鎗斃陣亡等語。此皆該夷人身在陣中。得之目擊者。惜此數弁無從攷證耳。是知當日大沽之將弁。非不能戰者。徒以无援應而敗。轉令外國人爲之惋惜。不失直道之公也。

又按上年粵省被陷。制府爲夷人所執。其將軍以下。始皆羈禁城內。後藩臬糧道俱乘間潛往佛山鎮。不聞有殉難之大員也。至當日攻城。官兵失利。武弁是否有陣亡者。邇抄无從查核。据西人月報記廣勇事甚詳。亦不及也。惟述葉相始在天竺。後又拔之。至加爾各搭地方。



在夷人未嘗加害。卽相國亦未聞有乘間自盡之事。均記于此。

大沽二次殉難九年五月

直隸提督史榮椿。

大沽協副將龍汝元。

海口營都司齊連布。

昆白旂烏鎗護軍校塔克慎。

千總王世敷。

把總張文炳。

按是年五月。英夷偕俄羅斯赴天津換約。不遵原議。改

由北塘海口行走。仍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于二十  
五日。有火輪船十餘隻。拉斷防口鐵鍊十餘架。張紅旗  
挑戰。被官兵轟擊。沈其船隻。又敗其步隊之兵。始懼而  
遁。是役也。僧邸設防于天津。一年之久。訓兵練勇。修復  
炮臺。卒操全勝之算。而自提鎮以下。身先士卒。奮不顧  
身。雖以中創殞命。而夷人全軍覆沒。保障天津。其功不

小奉

上諭英夷狂悖無理。此次痛加懲創。應知中國兵威未可  
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直  
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

身致被炮傷殞命。實堪痛惜。著交部從優議卹。並于直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建立專祠。其同時陣亡之海口營都司齊連布等。均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欽此。

大沽北炮台陣亡 咸豐十年七月

直隸提督樂善。

事具十五卷中奉

上諭該提督久歷戎行。戰功迭著。前在海口防所陣亡。殊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並于海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欽此。

通州殉難 十年八月

通州西倉監督內閣侍讀銜中書貴倫。

通州西倉監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戶部主事王潤。

據原奏稱八月初九日。因通州一帶被擾。該監督等恐倉儲致有疎虞。同時在署自縊捐軀。情殊可憫。奉

旨均交部議卹。欽此。

畿輔陣亡 咸豐十年八月

委翼長阿克東阿。

總管台裴音保。

據原奏阿克東阿于八月初五日。在石縫營內打仗陣亡。總管陣亡地方未詳。均奉

旨賜卹在案。

淀園殉難 十年八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

据原奏淀園被擾殉難奉

旨著照尚書例賜卹。

清漪園員外郎泰清全家殉難。

据原奏稱八月二十二日淀園被擾該員外郎與其母

王氏等十六名口全家自焚奉

旨員外郎泰清伊母王氏伊兄六品苑丞泰衷嫂梅氏妹

五姐姪候補頂戴拜唐阿文惠閑散文志姪女二姐三

姐竝伊姊候補委署苑副基恒之妻王氏甥鍾琳鍾瑞  
鍾瑋女三姐四姐及婢女一名均着交部從優分別旌  
卹以樹忠魂欽此

中營千總燕桂全家殉難

据原奏稱該千總全家十六口同時遇害殉節情殊可  
憫奉

旨千總燕桂及其親屬八品頂戴燕茂林燕岐源燕劉氏  
燕馬氏燕陳氏燕劉氏燕雷氏燕王氏燕石氏大姐三  
姐四姐五姐九蓮四紅均着交部分別旌卹欽此